

中国全史

# 中国艳史

## 洪宪宫闱艳史演义

主编：张立波  
(民国)天忤生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全史/张立波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9.3  
ISBN 7-80551-044-X  
. 中... . 张... . 章回小说-作  
品集-中国-古代 . K209

中国全史·中国艳史·洪宪宫闱艳史演义

---

作 者：(民国)天忝生

排版设计：山东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社 址：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

邮政编码：250002

---

印 刷：莒县新华印刷厂

开 本：880×1230mm 1/32

总印张：400 字数：3 0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书 号：ISBN 7-80551-044-X / K·25

定 价：3980.00 元

中国艳史

# 洪宪宫闱艳史演义

(民国)天忤生 著

#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	1
第二编 洪宪后及诸妃之历史.....	3
小白菜遇合之轶闻.....	3
高丽姨太太与小白菜争长之趣闻.....	7
美人试马肇奇祸.....	15
何妃艳事.....	17
干儿购妾赠假父.....	25
红红断颈刀头.....	31
洪述祖恃妹为奥援.....	31
侍婢为姬妾.....	38
居丧纳妾.....	39
桂儿与贵儿.....	43
南极星帝两小星.....	45
牺牲人命为红颜.....	47
女校书为女秘书之趣谈.....	49
阿香轶事.....	51
翠媛与洪姨之关系.....	56
候补姬妾之异闻.....	59

第三编 洪宪太子与公主及皇孙皇女等之历史	
(附皇媳与驸马) .....	61
大阿哥轶事十则 .....	61
皇二子之历史及其文学与疏狂态度 .....	74
袁诸子之历史及其行状 .....	86
洪宪公主之韵事及艳史 .....	90
第四编 改元前之官闈艳史 .....	99
闈中筹备帝制琐谈 .....	99
陆建章绝世奇闻之奏摺 .....	120
第五编 改元后之宫闈艳史 .....	121
家庭朝贺之怪剧 .....	121
太子典学问题与改良教育之谕旨 .....	123
家庭大闹革命两则 .....	125
请办贡货之动议与解决 .....	129
皇帝总统之双料头衔 .....	133
电话中之秽褻秘史 .....	134
手订祖训四大纲及宠妃之奢侈 .....	137
御干儿之笑史四则 .....	139
侍从女官之轶闻六则 .....	144
琐事拾闻 .....	153
第六编 帝制取消后之官闈艳史 .....	156
新华宫中之娇异 .....	156

诸妃诅咒蔡将军之轶闻.....	163
袁太子劝止取消帝制书.....	167
一片娇喉啼泣声.....	169
周妈大闹新华宫.....	170
为呼陛下餐白刃.....	175
请愿书劝进表之珍藏.....	177
四皇子之风流艳史.....	178
诸妃窃取冕服上之珠钻.....	179
陈将军之夫人与洪妃.....	181
第七编 袁帝升遐后之宫闱艳史(附染疾及弥留时).....	183
致疾之原因及诸妃子女侍疾之轶闻.....	183
弥留时之琐谈种种.....	193
高丽姨太殉袁皇帝始末记.....	205
大典筹备处改设治丧所.....	208
诸妃争执服制之怪现状.....	212
死后祈福形形色色之轶谈.....	213
分产活剧.....	217
出丧声中之轶事种种.....	223
诸妃风流云散之琐谈种种.....	231
第八编 结论.....	240

## 第一编 总论

天忤生曰：余曩者著《袁世凯轶事》与《袁世凯轶事续录》及《八十日皇帝之趣谈》诸书，其稿件悉归某某书局付诸枣梨，发行以来，无不人手一篇，先睹为快。其销行之广，为近顷肆中出版诸书所未有。非余之文字有此伟大魔力，足以博阅者欢迎也，良以袁氏为人，为二十世纪支那之第一怪杰。其生平行事及一举一动，无不与世界上有莫大之关系。矧益以身为民国元首，而后忽萌帝制自为之野心，故世人对于袁氏一生事实，罔不欲尽悉其底蕴，尤喜津津道之，以供谈助之好资料尔。

时余之书乘时而出，且篇中关于袁氏之遗闻轶事及一切有趣味诸端载之綦详，以故能得大多数之许可。职是故也。然世之论事者，回溯袁氏纵横天下四十余年，其始由末秩(袁之官阶始于直隶候补同知)，而洊升军机，其继由元首而妄思称帝，总彼一生之历史，实无在不用其诡譎诈虞，而权术与手段适足以济其恶，洵可称近今世界上唯一无二之魔王，而允无愧色。故其萌帝制思也，辄悍然为之而弗疑。人第知彼称帝一事惑于六君子十三太保之请愿也，迫于各将军巡按使暨一般妄思攀龙附凤之卑鄙齷齪无耻侪辈之劝进也，其实若辈仍居于被动地步，而犹非真正之主

动人也。真正主动者为谁？曰：即袁氏之妻妾子女是也。顾或者疑吾之是言毫无佐证，以袁氏雄才大略实有驾驶世界牢笼宇宙之能力，彼果欲帝制自为，直竟为之，亦奚不可？何必待妇人女子之怂恿而始覬觐九五之位哉？嗟乎！岂知世界上惟妇人女子之魔力既伟且大，吾见古来有拔山盖世之英雄，平时暗鸣咤叱，风云变色，川岳崩颓，而迹其生平隐事，往往拜倒石榴裙下，潜伏爪牙，而受妇人女子之鞭策而指挥之，比比皆是。矧袁氏之妻妾子女，饴以玉食万方之言，歆以子孙万世之业，乌有不就其范围者？平心而论，袁氏素有不轨之谋，其妻妾子女又日以是语及是事噪聒之，不啻为之导火线耳。此就势理上言之也。若夫事实上，则固有确当不移之佐证在焉。

姑苏某女士者，不栉进士也，与袁氏夙有葭莩谊。幼时即失怙恃，且无叔伯兄弟行，乃依牛太夫人以居（牛太夫人乃袁之母）。

牛太夫人善视之，亲爱逾于所出。袁氏固巨族，宅中设有女塾，牛乃使女士就读。女赋性聪颖，凡所学辄有进步，数年即成女通儒矣。既长，牛太夫人欲为之择配。女士自视过高，自以为世界男子无可偶己者，因以此意白之，牛太夫人亦不之强也。

时袁族中女公子纂多，牛太夫人乃使女士教之

读，由是岁以为常。迨袁氏为民国元首时，女发苍苍而视茫茫矣，犹执教鞭勿辍也。及袁歿，女士始告辞归里。以故，袁氏历史，彼知之最详；而袁之家庭间事迹，彼尤夙稔。女士返苏后，独居无俚，恒与其戚党某君话袁氏称帝始末，津津不倦。而其妻妾子女辈，于袁氏称帝的种种之骄奢淫佚状态，尤能手摩而口仿之，斯为详人所略，大似白头宫人谈天宝遗事也。女士之戚党某与余有班荆谊，去岁来沪，遇余于逆旅。十年旧雨，异地相逢，其乐无艺。因互询近况，已更纵谈时势以为乐。某乃举女士所述以告余，余好奇之心顿生，乃要某君毕其词，某君欣然允诺。于是穷数日时间，以竟所言。幸余之记忆力尚强，遂泚笔志之，成一巨制。此《洪宪宫闱秘史》一书所由作也。全书分八编，都十余万言。虽不敢自诩为信史，要亦茶余酒后之一良好消遣品也。

## 第二编 洪宪后及诸妃之历史

### 小白菜遇合之轶闻

项城幼时，曾随其父袁保庆寄迹金陵。其种种遗闻轶事，已详载余前著《袁世凯轶事》中，兹不复再赘。未几，保庆卒于江南盐巡道任所，项城乃偕其从兄世廉、世敦，扶柩回籍守制（按：保庆无子，以世凯为嗣）。迨服阕后，遂取于氏为室。

于亦里中望族，素与项城之生父保中相友善，因以其女妻之也。

于夫人虽为大家女，姿首平常，赋性尤蠢蠢。结婚后，殊不能博项城之欢心，以故闺房间恒有勃谿之事发生。盖袁之眼光夙睥睨一切，兹得即陋而笨之妇，宜其弗当己意。职是故耳，项城既与于氏伉俪不谐，于是屡背其妇潜在外间有惹草沾花之举动，久之，乃与小白菜结啮臂盟。小白菜者，邑中业豆腐黄甲之女也。虽小家碧玉，美丰姿，而肤色尤皙白妍丽，里人有“玉人”之称，故赐以“小白菜”徽号。更有好事者，编为谚语曰：“白豆腐烧小白菜，人人见了心中爱”。可想见彼女之颜色绝伦矣。项城居处，与小白菜家衡宇相望，一日偶与二三友朋拟至郊外作踏青游，甫出门，即见彼女危坐门槛内，掬水浣衣，虽蓬首粗服，卒弗能掩其盖代容光。袁一见，宛然遇五百年前风流孽冤，因伫立凝睇，不忍遽去。嗣恐友人戏侮，不得已乃偕之惘惘行。盖袁亦夙闻女之艳名，特未留意，故不克睹其庐山真面目。今兹无心相值，故不觉惊魂欲堕也。时友人某甲(或云即徐东海)矚袁氏注视彼女出神，亟以言话之曰：“娟娟此豸，较君家床头人何如？君果爱彼，盍设法致之？原是女至今犹待字闺中也。”袁笑而颌之。归斋冥想，夜不成寐，

乃思得一策。明日，遣仆人召黄某至，伪言每日清晨须食豆浆一盞，或使人送之来，或自往食之。黄某知袁为故家子，今承下顾，敢不奉命唯谨，遂诺之。袁更畀以数千钱，黄喜而归。由是，袁每晨必诣黄处，以食浆为名，藉亲丽人薌泽，且时以金钱谄女母，欲借以与女接洽。母若逆知其意旨者，亦不之禁。

积久，遂得与女通。既，又虑此一塊禁脔，终必为他人染指。

因向女母商拟购之充下陈。母知袁醉心己女，视为奇货，故昂其值，索千金。袁婉言恳减其价，且曰：“设余异日有尺寸之进者，汝家老夫妇半生吃着，为我是赖。苟渝是言，非夫也。”

女母为所惑，始允让半值。议已成矣，袁亟多方罗掘，仅得三百金，不足，则窃其夫人于氏之衣饰典鬻之，以符其数。盖袁於幼时，不事正业，素为家人所不齿，所有财政权从不假诸其手。以故，经济上非常困难。矧纳小白菜为妾一事，又非正当之行为，筹划巨款，未便向其父母发吻，即言之，亦绝对不生效力。故不得已出此窃筐之下策也。事为于夫人侦知，怒不可遏。亟陈之翁姑前，要其为梗。保中夫妇向不以袁为黠，今闻擅自纳宠，召之至，面数其罪，勒令其速与小白菜翻悔前议，否则立即斥逐，将不承认其

为袁氏子孙。袁恪于众议，且实逼处此，乃与小白菜商，谗姑缓其事，俟诸他日，行必克践旧约。

小白菜勉从袁情。袁以于夫人破坏己事，衔之刺骨，屡藉他故，向于氏寻衅，以致夫妇反目。袁矢於于曰：“汝今敢于轻视吾者，以吾不能扬眉吐气之故耳。今若此，吾将他去，以博取一切富贵。矧袁氏不乏门生故旧，其据要津握重权者，亦实繁有徒。吾苟稍稍自贬节，介依若辈彩凤翼下，当弗难获一枝寄托。异日归来，将以五花官诰饷汝，不尔者，誓不与汝再见。”于是请于堂上，欲往江南报效某巨公。堂上可其请，为之治行装，匆匆就道。于夫人尚有惜别态，袁不顾而去。启行之前一日，袁潜诣小白菜居，告以明日首途。小白菜骤聆是语，牵衣呜咽曰：“君将从此弃置妾而弗顾，都妾此身将谁属者？”袁亟出恳挚之语，慰之曰：“卿胡戚戚为？余之此行，盖为异日出人头地之计耳。苟有赁藉，行有佳消息报汝。汝试记取，迨吾置身青云之日，即谋金屋貯汝之时。与卿把晤，会当不远。此际何惜暂别也？”小白菜仍恐其诳己，因不之信。袁指天誓日，以明心迹无他。小白菜始稍熨眉皱。是夕，留与共宿。破晓，袁别小白菜而伯劳去矣。由此滞迹南方，荏苒数载，而所如辄阻，郁郁不得志。偶一返里省亲，弗与于夫人晤，悉寄宿

小白菜所。盖坚守弗发迹不与于氏相见之前语也。无何，袁因某钜宦之介绍，欲投吴长庆麾下，苦无资斧，于小白菜前微露其旨。

小白菜乃摒挡所有，悉以畀袁，弗足，又称贷以益之，藉壮行色。袁得金，抚小白菜之背长叹曰：“卿吾之女鲍叔也！苟有发迹日，誓不相忘！”遂克期成行。既报吴将军，吴因故人之文孙（吴将军曾隶袁之叔祖甲三部下），优礼有加，更予以重任。

袁固机警百出者，凡所指施，悉称吴旨，遂邀激赏。无何，吴将军奉旨驻扎朝鲜，袁亦随节往。不数年，袁竟代吴职。而此青年之仕官，乃得雄飞于三韩岛周矣。袁辄怡然自喜曰：“今而后，吾有以对我小白菜矣！”派其干仆三五辈，费金帛诣项城，接取小白菜至高丽，偕己共居，而于夫人不与焉。于忿甚，曾贻书谓其宠妾灭妻，责让备至，袁亦不之报也。及袁为直隶按察使时，于夫人始至任所云。

### 高丽姨太太与小白菜争长之趣闻

当小白菜未至朝鲜时，项城则又有一段风流艳史在焉。先是，袁偕吴将军驻兵高丽，以参赞资格而兼外交上之职务。盖袁彼时年龄虽稚，具有敏捷活泼的手腕。凡所设施，吴必与袁商榷而筹划之，其建议确有远到之眼光与夫深远之识见，故吴将军倚之如左右

手。会大院君与闵妃为争政权事酿成惨杀之怪剧发生，袁曾为闵妃划谋决策，卒得最后之胜利。以故，闵妃极契慕袁之为人，乃挟韩王李泳，召袁入宫，商量善后良策，所对辄中肯綮。韩王大喜过望，聘袁为练兵大使，征集三韩程度较优子弟，朝夕训练。不数月，果有成效。李泳命其军曰义勇团，使袁统率之，为保卫己之劲旅。不宁惟是，凡国中一切大小事宜，悉付袁取决。袁苟不表赞同，韩王决不施行也。一日，袁正与李泳讨论国事时，忽宫监传闵妃命，召袁入后宫提议重要军情。袁见闵妃与己优礼有加，更赐以饔饩，时席间别无他客。列坐者惟袁与闵妃两人，外此则三数辈内监在侧，以供驱使而已。袁似有不安意，酒甫数巡，欲兴辞而出。闵妃急召之，谓有要事面述。因屏退侍从，出其和易之语，谓袁曰：“君少安毋躁。余今以盛饩享君者，非重君之职位。实佩君之才干耳。故不惜降王妃之尊，而与外臣杯酒谈心。君苟拒绝，殊辜负余心矣！”言次，凝睇视袁，若含有无量爱慕状。袁聆其语，遂心领而神会焉。初，闵妃素以艳名播於世，咸称为世界第一美人。袁至朝鲜，曾于绿野山庄（按：此地在汉城外，为朝鲜国王及其妃离宫）获瞻其颜色，诧为得未曾有。今兹与此绝世丽妹促膝倾谈，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其始犹未敢妄冀非分之想，

及相处既久，则得意忘形，举动在所难免。矧袁正届青年，离乡背井，为日已多，锦衾角枕，不耐孤单，对此能不为之心动乎？闵妃与袁既结秘密感情，无日不藉故召袁入宫，以图会晤。继恐为李泳及宫监觑破真相，于是互相磋商，筹得一策。闵妃乃说于李泳曰：“袁大使在韩，未挈眷属俱来，虽服劳给役，不乏臧护辈，终有未克体会入微者。莫如以吾母氏养女碧蝉，媵彼为笄室。小妮子善解人意，必事彼尽职。”李泳固唯闵妃之言是听者，颇韪其说，且使妃执褰彦焉。妃喜其计售，欣然往母家与碧蝉商称：袁为英姿飒爽之少年，设舍彼不适，后此无人可偕矣。碧蝉为闵氏寄养女，姿首亦佳，惟稍逊于妃。虽巾幗，而雅有须眉之气。常谓己不幸为女子身，又为闵氏假女，诚世界上第一可怜人，其最后希望，将来必得天下英雄，始可委身而事。否则，宁以丫角终老。兹闻闵妃为己作伐，首先询曰：“姊所谓袁某其人者曾娶否乎？”妃诡词答之曰：“未。”碧蝉曰：“如姊言，彼人既负有才识，且膺清政府重寄，来驻是邦，焉有年近三十而仍为鳏鱼之理乎？窃恐姊受彼给耳。果而，妹不愿腆颜作袁将军帐下羔酒侍儿也。”

妃力辩其无，更自矢以坚其信。碧蝉始首肯。袁纳碧蝉之夕，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奩具丰美，埒于

王侯，盖欲却碧蝉之疑团，不得不如此也。自碧蝉下嫁袁氏后，妃以姊姊名义，屡至袁寓，与碧蝉把晤，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假是举与袁幽会，庶可得盖藏无迹，其计可谓狡矣！久之，碧蝉尽悉其中底蕴，阴憾受闵妃之给，而以己身为其傀儡，遂向袁严词诘质。袁知弗能隐，遂以实告。碧蝉泣曰：“妾为妃所卖矣！顾妾既事君，此身已为君所有，虽抱衾与裯，安敢怨哉？君与吾姊狎，在理，妾未便与闻其事，然为君生命与名誉计，妾不得不略进忠告也。”

袁聆是郑重之语，心颇胎曙曰：“子试言之，果有正当理由，余无不降心相从。”碧蝉曰：“吾姊何人，乃三韩国母也。吾驻节是邦，虽曰上国天使，然论其位次，终居外臣之列，而顾能唯所欲为乎？夫吾韩王，柔儒性成，耳目所及，弗能逾五步以外。微论其不知是暧昧事也，纵使知之，彼亦惟吞声饮恨，甘以此一领绿头巾加诸额颅之上已耳！然妾遍观李氏族党中不乏激烈分子，谓果侦知秘密，安知不出惨厉手段以对待君两人乎？矧三韩自政变之后，吾姊专横，已达极点，尽寒诸李之心，若辈方且昕夕同吾姊之隙，以为起而推翻计。兹值此中篝胎羞，适足据为口实。妾虑君及吾姊之祸，迫在眉睫，君顾不之觉耶？夫吾姊不过一妇人耳，即使身罹不测巨祸，于三韩原无足

重轻。

所患者，君抱不世之才，且受清廷重任，而亦陷于危险，妾为君计，亦殊不值。脱令诸李畏君威而惮吾姊之势，不敢遽尔发难，而飞短流长，禁人之嘖有烦言？他日，设为中国政府所知，君之名位，不克永保，无论矣，而名誉上之污点，适足为君前途上之障碍。恐终身无菑饭处矣！”袁味其言，具有至理，曰：“然则，将何以垂其后乎？子盍为我代筹之？”碧蝉沉思良久，弗能置答。袁再四诘之，碧蝉徐徐曰：“兹事颇难措置得当。”袁曰：“何说？”蝉曰：“君欲免祸，莫如竟与吾姊绝。”

然彼在吾国中，实占有一部分势力。君今驻兵三韩，仰彼鼻息者所在多者。设于之脱离关系，彼必衔君甚。将来于中韩两国交际上，万一彼暗掣君肘，君焉能措置裕如乎？为今之计，君惟有迎夫人至韩之一策。彼见于夫人与君同处，势将踪迹寝疏。

纵遇而来此视妾，又安能彰明较著留连不去强君叙旧好哉？大抵男女爱情，愈亲则愈近，愈远则愈疏，势也，亦理也。君苟黷吾言者，则请如吾约。否则，余不能为力矣！”袁曰：“姑如子言办理，设吾妇至，将置汝于何地耶？兹事吾殊不忍！”碧蝉即作简单之语曰：“余已为君媵妾，愿屈服于大妇范围之下。妾